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cover is a vibrant red. At the top center is a large, solid red circle representing the sun, with numerous thin, straight lines radiating outwards across the top half of the cover. Below the sun, the title '回忆对比' is written in large, bold, white characters. Underneath the title, '征文选' is written in a slightly smaller, bold, white font. Further down, the text '解放日报编辑部编' and '上海人民出版社' are printed in a smaller, white, sans-serif font. The lower two-thirds of the cover are filled with a detailed illustration of sunflowers. The sunflowers are depicted in various stages of bloom, with their heads facing different directions. The leaves are large and heart-shaped, with prominent veins. The entire illustration is rendered in a lighter shade of red, creating a subtle contrast against the darker red background.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there is a small, rectangular, light-colored label with the number '2106' written vertically in black ink.

回忆对比

征文选

解放日报编辑部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2106

回 忆 对 比 征 文 选

解放日报编辑部編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1963年

回忆对比征文选

解放日报编辑部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01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3 11/16 字数 61,000

1963年9月第1版 1963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数 35,001—125,000

统一书号：8074·393 定价：(五) 0.24 元

封面画：张雪父

序 言

今年五月上旬，即上海解放十四周年前夕，我們根据讀者建議，举办了《我这十四年》的征文，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叙述自己经历和抒发自己感情的机会；从七月中旬起，为了更紧密地配合当前的社会主义教育，把征文的题目改为《回忆对比》，使它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回忆对比的大讲坛。这次征文和去年九、十月間本报举办的《我和祖国》的征文一样，受到了各級党組織的广泛支持，得到了广大讀者的热烈响应。許多党的基层組織，把发动本单位人員参加写作和閱讀征文选刊，同本单位的社会主义教育結合起来。許多讀者“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写回忆对比”；不仅自己写，而且为人代笔；不少讀者寄来了热情洋溢的信件，訴述自己的讀后感受。截至九月二十三日止，共收到来稿来信三千五百二十四件。从五月二十五日开始，应征文稿陸續在本报选刊。这些文章，不但是从手里写出来的，而且是从心底里傾吐出来的，因此发表以后，就在讀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許多讀者来信說，“他們說的也是我的心里話”，“他（她）說出了

我的感受”。許多讀者說，“這些征文是對舊社會的控訴書，對新社會的贊美詩，讀了這些文章，從內心迸發出對舊社會的憎恨，激起了對新社會、對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熱愛。”許多讀者說，“每逢征文選刊發表的日子，我們總是迫不及待地等候報紙送來，一拿到報紙就搶着看”，“有些回憶對比的文章，我連看三四遍，越看越感動，真是社會主義教育的活教材”。有的讀者把載有征文選刊的報紙，寄給在外地工作和學習的子女；有的讀者把入選的征文，剪貼起來作為“傳家寶”。有的讀者建議我們將征文匯編成冊，廣為流傳，也便於保存。我們接受讀者的建議，從刊出的二十六期征文選刊中，選擇了比較有代表性的十四篇文章（其中有两篇發表在“朝花”副刊上）和九篇“編者的話”，經過一些修改補充，編成這本小冊子，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這十四篇文章的作者，以歷史見證人的身份，用自己親身經歷的事實，從各個不同的方面，控訴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壓迫中國人民的罪惡，控訴了階級壓迫和剝削制度的罪惡。在帝國主義統治下的舊上海，帝國主義壟斷了一切。帝國主義分子不僅不讓中國工人接觸工廠的技術要害部門，不許中國工人詢問技術問題，甚至剝奪了中國人在靠“跑馬廳”的牆上開個窗戶的權利。而國民黨反動政府，只知賣國發財，根本不管人民死活。在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下，只有他們有壓迫人民的自由，有

剝削人民的权利，人民哪有半点自由，哪有絲毫权利？在旧中国，哪有什么“公理”，哪有什么“人道”？工人为資本家卖命，弄得一身伤残，还被說是“活該”。地主要搶占农民的田地，就把你弄得家破人亡。在那个社会制度下，一个人可以被当作牲口那样买进卖出，可以被用来当作“活广告”招徠顾客……。总之，这十四篇文章，是剝削制度罪恶的記錄，是广大人民苦难的縮影。

但是，在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换了人間。帝国主义被赶跑了，国民党的反动統治被打倒了，昔日被踩在脚底下的工人、农民、其他劳动人民和爱国知識分子，站了起来，成为新中国的主人。这些征文的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經歷，对两个时代、两个社会作了鮮明的对比。曾經在帝国主义分子控制的企业里做工，当时无法学得技术的工人魯宝林，在新中国成了工程师，和别的同伴一起安装我国自己制造的汽輪机；在旧社会被弄成滿身残疾、走投无路的老工人林阿强，解放后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先进生产者；曾經被卖过七次的农民女儿范惠珍，当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的妇女干部……。两个社会，界限多么分明；两种經歷，对比何等强烈！事实胜于雄辯。究竟什么是压迫、是剝削，什么是解放、是幸福？究竟什么是苦，什么是甜？什么是坏，什么是好？应当恨什么，爱什么？这些文章的作者用活生生的事实，作了有力的答复。很多作者在文章結尾处

都写着这样一类的话：要永远记住旧社会的罪恶，记住阶级的仇恨；要永远听毛主席的话，跟着中国共产党走！这是他们从自己的经历中所得出的结论，这也是广大读者的共同感受。

这次征文所以在广大读者中引起热烈的反应，还生动地说明了：回忆对比是群众进行自我教育的一个好方法。有人认为：“革命已经胜利了，苦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何必重提那些受苦的經歷，惹人伤心流泪呢？”广大读者都不同意这种意见。不错，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反动统治阶级已经被打倒了，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被推翻了，劳动人民在解放前所经历的那种苦难的日子，已经宣告结束了，广大人民正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过着越来越幸福的生活。但是，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彻底完成。被推翻了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在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领域中的阶级斗争，仍然是长期的、尖锐的、复杂的。我们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就有必要经常地在干部和群众中进行阶级教育，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激发他们的阶级感情，涤荡资产阶级思想的污垢。回忆对比，正是启发群众阶级觉悟的一把金钥匙。忆苦而知甜，温故而知新。对在新社会长大的年轻人来说，通过老一辈人的

回忆对比，可以懂得剝削，懂得革命；对身受过階級压迫和剝削的老一輩人來說，經常回忆对比，能够使自己永不忘本，永不变质，成为一个更为坚强的革命战士。不錯，回忆对比是会使許多人“伤心流泪”。但是，这种眼泪能够激发起人們的階級感情，使人們更加憎恨階級敌人，更加热爱階級弟兄；它并不使人悲愴，并不使人沮丧；而是使人更坚强有力，使人更发憤图强。这种眼泪又有何不好呢？上海国营一〇六厂的职工同志說：“忆苦的眼泪洗亮了我門的眼睛，忆苦的眼泪冲刷掉我們身上的灰尘。”他們說得真好！回忆对比好得很，我們要把它作为劳动人民自我教育的武器，代代相传，永不丢弃。

解放日报編輯部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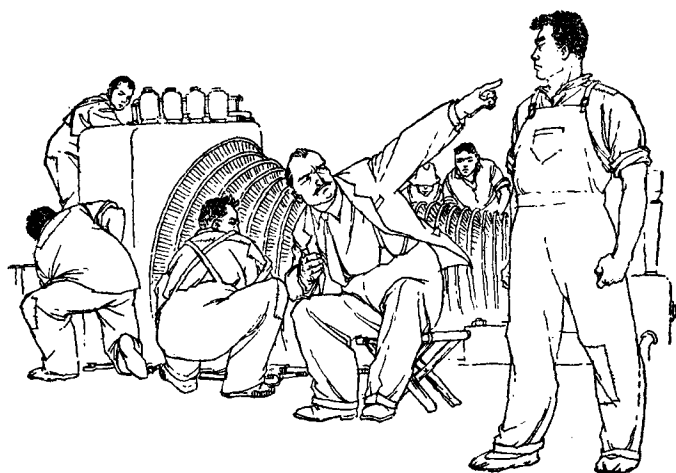
中国工人就是有骨气	鲁宝林(1)
我差点儿被活埋	王金根(8)
今天,我們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陆德衡(17)
是党使我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医	庞泮池(21)
一个乡村教师的遭遇	叶泮芹(27)
满身创伤,满怀阶级恨	林阿强(34)
我的学徒生活	应德全(41)
辛酸的泪和幸福的泪	程玉坚(47)
我的父亲杨立具	杨明因(53)
我被卖过七次	范惠珍(65)
我在旧社会吃尽了苦头	黄翠娥(76)
只有阶级恨,哪有宗族亲	車秀娥(83)
浴室服务员这一行	李步青(93)
两个时代两种笑	文彬彬(100)

中国工人就是有骨气

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工程师 鲁宝林

每当我跨进汽輪機車間，听到轰隆轰隆的机器声，总是感到分外亲切。因为我已經在这里工作四十多年了，这个車間里大部分机器的安装工程，我都参加过。就是閉上眼睛，我也能叫得出它們的名字。看到这些机器，也常使我想起过去那些受尽屈辱的日子。

喏！就在这台英国造的汽輪机旁边，記得一九三四年安装这台机器的时候，我怀着好奇心向負責安装的一个英国人問了一声：汽輪机主軸的間隙是多少？誰知这家伙連眼皮也不抬，面孔一沉，死样怪气地說：“哦！你也要問这个？你去讀二十五年书，我再来答复你的問題。”他把二十五年这几个字說得特別响。当时，我是一个青年工人，对技術問題的确懂的很少。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懂得中国人应当有什么样的骨气，所以我牢牢地記住那个英国人的話。我想，总有一天，我們中国人也会造出汽輪机来，到那时候，我們装一台給你們看看，叫你們認識認識中国工人的智慧



和力量！

这以后，我就拼命钻研技术，用心向老师傅学习。老师傅怎么干，我就怎么学。但是，我从老师傅那里，也学不到很多东西，因为那些外国人非常狡猾，比较重要的技术工作都不叫中国人做，不要说老师傅，就是实习工程师也别想学到。有一次，厂里检修一台英国造的汽轮机，由一个英国工程师负责监督施工，现场上放着十几张施工图纸。当时正好有一批中国实习工程师在场，他们看到这些图纸，异常高兴，就连忙围上来看，有些人还掏出小本子来记。那个英国工程师看到这种情况，就故意一声不响地站在一边，等到这批实习工程师看完图纸，合上笔记本子的时候，他忽然把

臉一沉，大吼一聲，氣勢汹汹地走過來，把他們的筆記本一一搜出來，當場撕得粉碎，邊撕還邊罵了許多下流話。看到英國工程師這種野蠻行為，我們在場的中国工人和實習工程師都怒不可遏，幾乎把肺都要氣炸了。這些狠毒的帝國主義分子，他們想永遠不讓我們掌握技術，永遠騎在中國人民頭上，欺壓我們。我當時想，要在將來自己安裝機器，現在無論如何得把他們這些“秘密”學到手。有一天，實現這個理想的机会果然來了。一個德國工程師剛裝好葉輪，因故離開了車間，我急忙走過去用塞尺測量一下，看看他裝的葉輪和機殼的間隙到底是多少？誰知道，我正在測量的時候，這個德國人回來了。他象凶神惡煞似地奔過來，指着我的鼻子罵，罵夠了，又諷刺我說：“我做得不對嗎？那就請你說說，應該是多少間隙？”多氣人啊！

這種氣人的事說也說不完。當時，還有些傢伙，屁也不懂，什麼也不會做，只憑他的“黃頭髮、綠眼睛”，照样可以任意欺壓我們中國人。這些人進廠的時候，穿着破皮鞋、舊西裝，過了幾個星期，當起什麼領班、車間總管，再過幾個月就住起洋房，進出都坐汽車了。那時候，廠里流傳着這樣一句話：“不管技術好壞，只看皮膚黃白。”中國人在當時受盡侮辱和歧視，然而，廠里哪一台汽輪機、哪一台鍋爐不是靠我們中國工人流血流汗安裝起來的呢！中國工人的血汗，變成了黃金和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到美國和英國去了，流到

美国老板和英国老板的衣袋里去了。据解放后统计，他们搜刮去的钱，足够再建三个同样规模的杨树浦发电厂。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曾想：这一下总可以出口气了。国民党也是中国人，总要为中国人争口气的。哪知道，国民党“劫收大员”和美国老板是一路货，只管自己刮钞票，造洋房，拍美国人的马屁，哪有一丝一毫中国人的气味！甚至当时汽轮机上的一块隔板、一个螺丝钉，都得从美国进口，哪里谈得上自己制造、自己安装汽轮机！我盘算着：自己四十多岁了，这辈子还有没有出这口气的日子？

嗨！解放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了。解放以后只经过短短的九年，我几十年来日思夜想的“梦”，终于变成了现实。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我们杨树浦发电厂第一次安装上海工人自己制造的六千瓩汽轮机。那天清晨，天蒙蒙亮，我第一个来到了安装现场，摸着这台崭新的汽轮机，感到浑身都充满了力量。我算了一下，从一九三四年到现在，二十四年过去了。此刻我又清晰地记起那个英国人傲慢地指着我说的那几句话：“你去读二十五年书，我再来答复你的问题。”嘿！我还要他答复什么呢？中国工人早已掌握了有关的技术，国产汽轮机已造好了，我们马上就要动手安装了。

“有党的领导，有集体的智慧，我们安装自己生产的汽轮机，一定要比安装任何一台外国汽轮机更好更快，为中国工人争一口气，为祖国增一分光！”我当时暗暗在心里发誓。

这一天，我的老战友——已經退休的起重工徐和全，也赶到厂里来。党支部书记想劝他回去，他笑笑說：“那不行，我干了这么多年，总算看到了厂里第一次安装国产汽輪机。这一回真长了我們中国人的志气，我这个老头子还要好好出把力呢！”他說出了我們所有老工人的心里話。

安装一台汽輪机，解放前最快也得花上一年左右的时间。我記得清清楚楚，那些“外国专家”装×号汽輪机的时候，光是校正汽缸水平就足足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拿那个要我去讀二十五年书再答复我的問題的“英国专家”來說，他負責安装的一台汽輪机就花了一年多时间。

“一定要比他們装得快，装得好！”我們大伙都这样想。在安装中，我和大家一起提出了先安装冷凝器再安装下汽缸的方法，这样，校正汽缸水平的时间大大縮短了，只花了十一个小时。

安装工程正在紧张地进行的时候，不巧高压鍋炉出了故障。为了不影响发电，我們提出了“一双手抵两双手用，三个人的工作两个人頂”的倡議，抽出人去支援修鍋炉。安装工作仍在飞快地进行着。到了第三天，住在控江三村的我厂工人家属，組織了一百多人的慰問队，热情地来慰問我們，还送来了精美的点心。閘北发电厂听說我們电焊工不够，就立即派了二十多人来支援。在党的領導和各方面的关怀和帮助下，到八月二十八日零时二十五分，我們終於

以四天零二十一小时二十五分的速度完成了安装任务，創造了我国电力设备安装史上空前的纪录，为祖国增添了新的光輝！五年来，这台国产汽輪机一直安全平稳地在运行。每天，我走过它的身旁，就感到有一股力量在推动着自己，我的心也久久不能平靜。

现在，让那些鄙視中国工人的帝国主义者伸长頸項瞧瞧吧！我没有讀过二十五年书，参加安装的所有中国老师傅也没有一个人讀过二十五年书。但是，我們中国工人是有骨气的。在党的教导下，我們提高了阶级觉悟，認識到自己的責任，都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参加劳动，刻苦钻研技术。由于党的培养，我們这些在旧社会被剝夺了讀書权利的老工人，今天有些已当上了工程师、技术員。我也在一九六〇年被提拔为工程师。我深深地感到，只要紧紧地依靠党，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一定能够創造出更多更大的成績。

我現在已經是六十开外的人了。但是，我感到自己还很年輕。我們国家还没有摆脱“一穷二白”的面貌，世界上还有占总人口三分之二的被压迫人民沒有解放，我还要干，要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和世界革命事业，貢獻出一份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人，是有骨气的。让一切敌視我們的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在我們面前发抖吧！（朱兆富整理）



嘲笑者終将被嘲笑

在旧社会，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剥削阶级剥夺了广大工人受教育的权利，却又恶毒地攻击和嘲笑工人没有知识，不懂技术。一切有觉悟的工人都知道：没有足够的文化知识，不能掌握高深的技术，这是剥削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结果。当工人作了新社会的主人，当他们有条件学习和进一步掌握技术，能够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的时候，他们会比谁都干得更好，干得更出色！看吧，资本主义国家的工程师，要花一年左右时间，才安装好一台汽轮机，而解放了的中国工人，只花了四天多时间，就安装好了！嘲笑者被嘲笑，这是历史的规律。

现在，我们国家还没有摆脱“一穷二白”的面貌，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都以此来攻击我们，嘲笑我们，说我们落后，说我们穷。他们嘲笑我们落后，未免太早了。我们知道自己的责任，知道自己的力量。我们依靠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一定可以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强国。

嘲笑者终将被嘲笑！

我差点儿被活埋

东海舰队某部 王金根

每当我看到肯尼迪吹嘘美国的“民主”、“平等”、“自由”等骗人的鬼话的时候，就怎么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恨，解放前苦难生活的情景，一齐涌现在眼前。

一九四六年，在那被人称为“天堂”的杭州，我，这个孤儿院（伪浙江省区救济院育幼所）的孩子，几乎惨遭活埋。这件事是在我进育幼所后不久发生的。因为所方不给我们种牛痘，我得了恶性天花，身体发高烧，满身大脓疱，昏迷不醒，呼吸微弱，几乎断了气。可是所方没有人来过问一声。到第七天，所方看我快死了，就吩咐一个老佣人用破蓆把我卷起来丢到荒野里去埋掉。这个老妈妈眼看我好端端的一个孩子，被害成这个样子，而且马上就要丢到荒野里去喂野狗，不禁伤心落泪。她用手轻轻地抚摸我，发现我鼻孔里还有一丝热气，喉咙里也还有微弱的“哼哼”声，就向所方苦苦哀求，暂时不要埋掉。我这条命才算留了下来。

孤儿院明明是个人间地狱，我怎么会进去的呢？